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04n0208

眾經撰雜譬喻

道略集　姚秦 鳩摩羅什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1
  - 2
  - 3
  - 4
  - 5
  - 6
  - 7
  - 8
  - 9
  - 10
  - 11
  - 12
  - 13
  - 14
  - 15
  - 16
  - 17
  - 18
  - 19
  - 20
  - 21
  - 22
  - 23
  - 24
  - 25
  - 26
  - 27
  - 28
  - 29
  - 30
  - 31
  - 32

    - 33
    - 34
    - 35
    - 36
    - 37
    - 38
    - 39
    - 40
    - 41
    - 42
    - 43
    - 44
- 卷目次
    - 001
    - 00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208
眾經撰雜譬喻卷上

比丘道晷集

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

（一）

智者思惟財物不可久保，譬如失火之家。黠慧之人明識火勢，火未至時急出財物，舍雖燒盡財寶全在，更修屋宅廣開利業。智人植福勤修布施亦復如是，知身危脆財物無常，遇值福田及時布施，亦如彼人火中出物，後世受樂，亦如彼人更修宅業福利自慰。愚惑之人但知惜念，忽忽營救狂惑失智，不量火勢猛風絕燄土石俱燋，須臾之頃蕩然滅盡，屋既不救財物喪失，飢寒凍餓憂苦畢世。慳惜之人亦復如是，不知身命無常須臾叵保，而便聚斂守護愛惜，死來無期忽然殞逝，形如土木財物俱棄，亦如愚人憂苦失計。明慧之人乃能覺悟，知身如幻財不可保，萬物無常惟福可恃，將人出苦可得成道。

（二）

菩薩布施不惜身命。如昔尸毘王以身施鴿，天帝釋故往試之，知有菩薩志不。釋語毘首羯磨天：「汝作鴿身，我當作鷹逐汝，汝便佯怖入王腋下。」俄毘首即自返身作鴿，釋返身作鷹，急飛逐鴿，鴿直入王腋下舉身戰怖。是時鷹住樹上，語王言：「汝還我鴿，此是我食，非是汝有。」王言：「我初發意，欲救一切眾生，欲令度苦。」鷹言：「王度一切眾生，我是一切眾生數，何以獨不見愍而奪我食耶？」王答言：「汝須何食？」鷹言：「我作誓，食新殺血肉。」菩薩言：「我作誓，一切眾生來歸我者，一心救護令不遭難。汝須何食？當相給與。」鷹言：「我所食者新殺血肉。」王即念言：「此亦難得，自非殺生則無由得，云何殺一與一？」思惟心定即呼人來，持刀自割股肉與鷹。鷹語王言：「唯以肉與我，當以道理令肉與鴿輕重正等，勿見欺也。」王言：「持秤來！以肉對鴿。」鴿身轉重，王肉轉輕，王令割二股肉盡亦輕、不足，次割兩臗、兩乳、胸背，舉身肉盡，鴿身猶重。是時王舉身欲上，乃與鴿等。鷹語王言：「大王！此事難辦，何用如此？以鴿還我。」王言：「鴿來歸我，終不與汝。我前後喪身不少，初不為法而有愛

惜，今欲求佛。」便扳稱上，心定無悔。諸天龍神、一切人民皆共讚言：「為一小鴿酸毒乃爾，是事希有。」地為大動，毘 首讚善：「大士真實不虛，始是一切眾生福田。」釋及毘 首還復天身，即令王身還復如故。求道如此乃可得佛。

（三）

昔有一人，受使遠行獨宿空舍，中夜有一鬼，擔死人來著其前，後有一鬼逐來瞋罵前鬼：「是死人是我許，汝何以擔來？」二鬼各捉一手諍之，前鬼言：「此有人可問，是死人是誰擔來？」是人思惟：「此二鬼力大，若實語亦當死，若妄語亦當死，二俱不免，何為妄語？」語言：「前鬼擔來。」後鬼大瞋捉手拔出著地，前鬼取死人一臂補之，即著。如是兩脚頭脅皆被拔出，以死人身安之如故，於是二鬼共食所易人身拭口而去。其人思惟：「我父母生我身，眼見二鬼食盡，今我此身盡是他身肉，我今定有身耶？為無身耶？若以有者盡是他身，若無者今現身如是。」思惟已，其心迷悶，譬如狂人。明旦尋路而去到前國者，見有佛塔眾僧，不可問餘事，但問己身為有為無？諸比丘問：「汝是何人？」答言：「亦不自知是人非人。」即為眾僧廣說上事。諸比丘言：「此人自知無我，易可得度。」而語之言：「汝身從本已來恒自無我，非適今也！但此四大合故計為我身。」即度為道，斷諸煩惱即得羅漢道。是為能計無我虛，得道不遠。

（四）

持戒之人無事不得，破戒之人一切皆失。譬如有人常供養天，其人貧窮四方乞求，供養經十二年，求索富貴。人心既志，天愍此人自現其身，而問之曰：「汝求何等？」「我求富貴，欲令心之所願一切皆得。」天與一器名曰德瓶，而語之言：「君所願者悉從此瓶出。」其人得以隨意，所欲無不得，得如意已，具作好舍、象馬車乘，七寶具足，供給賓客事事無乏。客問之言：「汝先貧窮，今日云何得如此富？」答言：「我得天瓶，天瓶中出此種種物，故富如是。」客言：「出瓶，見視其所出物。」即為出瓶。瓶中引出種種諸物，其人驕逸捉瓶起舞，執之不固失手破瓶，一切諸物俱時滅去。持戒之人種種妙樂無願不得，若人毀戒驕逸自恣，亦如彼人破瓶失物。是以欲天樂及涅槃樂，當堅持禁戒，莫破所受戒；若破所受戒，永墜三塗受苦，乃無復出期。夫人欲求報應，常當修習善心相續不絕，若命終時，能却諸惡、受善果報。所以然者，若不先習

善心，設命終時欲令心善，卒不從意。譬如西方有一國王素無馬，減損國藏，四出推求，買五百匹馬以防外敵，足以安國。養馬既久，國中無事，王便思惟：「五百匹馬食用不少，飼養煩勞無益國事。」便勅所典掩眼令磨，可得自食不損國藏。馬磨既久習於旋迴。忽然鄰國興兵入境，王便約勅被馬具莊，勇將乘騎如戰鬪法，鞭馬向陣欲直前入。諸馬得鞭盡旋迴走，無向敵意。鄰賊見之知無所能，即便直前大破王軍。以是故知，欲求善果報，臨命終時心馬不亂，則得隨意往。不可不先調直心馬，若不先調直心馬者，死賊卒至，心馬盤迴終不如意，猶如王馬不能破賊保全其國。是以行人善心，不可不常在於胸心。

（五）

貧窮之人割輟身口，持用布施其福無量。譬如往昔國王設會，諸佛及僧種種供養。時有一貧窮老母都無所有，常仰乞索以自活命。聞王請佛設會，心生歡喜意欲勸助，自惟無物，正有少豆欲勸助，而門人不聽前。於是佛見其善心，即以神力令此大豆遍墮眾食器之中。王見此豆即瞋厨兵：「何以使食中有此豆耶？」佛語王言：「非厨兵過也！乃是外貧窮老母所施。聞王設會無以勸助，持此少豆勸助於王，是以食中有此豆耳！」佛語大王：「此老母所施雖微，得福良 多於大王。」王言：「何得多種種餚饍供養而得福少，此老母以少許物布施返得福多？」佛語王言：「王雖種種供養，盡出百姓於王無損；此老母貧窮正有少許豆，盡持勸助，是故得多。王得福少。」佛為王種種說法，王及老母皆得道跡。是以修福種德惟在至心，達解法相何憂不果？

（六）

昔有一婆羅門，居家貧窮正有一牸牛，[(殼-一)/牛]乳日得一斗，以自供活。聞說十五日飯諸眾僧沙門得大福德，便止不復[(殼-一)/牛]牛，停至一月并取，望得三斛持用供養諸沙門。至滿月，便大請諸沙門至舍皆坐，時婆羅門即入，[(殼-一)/牛]牛乳正得一斗，雖久不[(殼-一)/牛]乳而不多。諸人呵罵言：「汝癡人！云何日日不[(殼-一)/牛]，乃至一月也而望得多？」今世人亦如是，有財物時，不能隨多少布施，停積久後須多乃作，無常水火及以身命須臾難保，若當不遇一朝蕩盡虛無所獲，財物危身猶如毒蛇無得貪著。譬如昔日佛遊波斯匿王國中，見地有伏藏滿中寶物，佛語阿難：「汝見是毒蛇不？」阿難言：「已見。」時有人隨佛後行，聞

此語試往看之，見有好寶，嫌佛此語謂為虛綺，此實是寶而言為毒陀。其人即時私將家人大小取此寶物，其家大富。有人向王言之：「此人隨得寶藏而不輸官。」王即收繫，責其寶物即時輸盡。王故不信更多方拷治之，痛毒備至而復不首。王大怒欲誅其七世，載出欲殺，王遣人微伺為何道說，即言：「佛語至誠，實是毒蛇。而我不信，今為毒蛇所由，知當何云。若為毒蛇所殺正可及身，而今乃及七世，實如所語。」使者具上事向王陳說，王聞此語即喚令還，語其人言：「佛是大功德人，而汝能憶佛往語。」王大歡喜還其寶物，放之令去。緣念佛語故得免死難，是以佛語不可不志心念之。

（七）

持戒之人寧失身命不違佛教。譬如往日有賈客乘船入海，時有二人欲至他國，傍載至於中流，值遇惡風吹破船舫，諸賈客取所依用以自濟。時下座道人得一板木，上座語言：「佛說法恭敬上座，汝與我板來，不畏犯戒也。」下座道人聞是語已，便自思惟：「何者為重？護戒為重。」思惟是已：「我寧當慎護佛教而死。」即以板木獻上座，下座便沒海水中。水神見道人持戒如是不違佛教，將是道人至於岸上，因此道人至誠持戒故，一船賈客皆得不死。水神讚道人言：「汝真是持戒之人也！」以是證故寧持戒而死，不犯戒而生。是以戒德可恃怙，能濟生死苦。

（八）

一切眾生貪著世樂不慮無常，不以大患為苦。譬如昔有一人遭事應死，繫在牢獄，恐死而逃走。國法若有死囚踰獄走者，即放狂象令蹈殺，於是放狂象令逐此罪囚。囚見象欲至，走入墟井中，下有一大毒龍張口向上，復四毒蛇在井四邊，有一草根，此囚怖畏，一心急捉此草根，復有兩白鼠嚙此草根。時井上有一大樹，樹中有蜜，一日之中有一滴蜜墮此人口中，其人得此一滴，但憶此蜜，不復憶種種眾苦，便不復欲出此井。是故聖人借以為喻：「獄者，三界，囚眾生；狂象者，無常；井，眾生宅也；下毒龍者，地獄也；四毒蛇者，四大也；草根者，人命根也；白鼠者，日月也。日月尅食人命日日損減無有暫住，然眾生貪著世樂不思大患。」是故行者當觀無常以離眾苦。

（九）

昔有慳貪長者，佛欲度之，先遣舍利弗為說布施之福種種功德。長者慳貪都無施意，見日欲中，語舍利弗：「汝何不去？我無食與汝。」舍利弗知不可化，即還佛所。佛復遣目連神足返化而為說法。長者復言：「汝欲得我物故作此幻術。」目連知其不可化，即還佛所。於是佛必破其慳貪自造其家，長者見佛自來，為作禮，將佛入座。佛方便種種說法，語長者言：「汝能行五大施不？」長者白佛：「我小施猶尚不能，況復大施！」長者白佛：「云何五大施？」佛言：「五大施者，不得殺生，汝能作不？」長者思惟：「不殺生者，乃不用我財物又無所損。」即白佛言：「我能！」以是次第為說，乃至不飲酒，皆言：「能作！」於是佛即為長者種種說法五戒義：「若能持此五戒，便為作五大施竟。」即大歡喜，欲以一張不好氈施佛，即入庫求，無不好者，便以一張而奉施佛。庫中餘氈盡相隨來，至於佛前。佛知長者施心不定，語長者言：「天帝釋與阿修羅共鬪，心不定故三返不如，後以定心故大破阿修羅軍。」長者聞已，知佛大聖深知人意，信心清淨，佛為說法，即得須陀洹道。明日魔知其心，即化作佛欲來壞之，而至其家，長者以未得他心智故，不知是魔歡喜迎之，善來將入座。魔佛語長者言：「我昨日所說者，盡非是佛語，汝速捨之！」長者聞此語已，甚大怪之：「形雖是佛而所說者非，如師子皮被驢，雖形似獅子而心是驢。」長者不信，魔知其心正，還復其身言：「我故來試汝，而汝心不可轉。」是故經言：「見諦之人尚不信佛語，何況餘道？以深察理故。」是故佛弟子要解深理，魔說佛說悉皆能知。是故義不可不學，施不可不修。

（一〇）

行者求道，不得貪著好美色，若貪破人功德之本。譬如昔有一阿羅漢，常入龍宮食，為龍說法。食已出於龍宮，持鉢授與沙彌，令洗鉢中殘數粒飯。沙彌噉之大香甚美，便作方便入師繩床下，兩手捉繩床脚，至時與繩床俱入龍宮。龍曰：「此未得道何以將來？」師言：「不覺不知。」沙彌得飯食，又見龍女身體端正香妙無比，心大貪著即作誓願：「我當奪此龍處，居其宮。」龍言：「後更莫復將此沙彌來。」沙彌還已，一心布施持戒，專求所願早作龍身。是時遶寺，足下水出，自知必得作龍，徑至師本所入處大池水邊，以袈裟覆頭而入水中，即死。返為大龍，福德大故即殺彼王，舉池盡赤。未爾之前，諸師眾僧皆呵罵之，沙彌言：「我心已定諸相已出。」將諸眾僧就池見之。以是因緣故，不當貪著好香美色，喪失善根見墮惡道。

（一一）

昔有天人食福欲盡，七證自知一一一者頭上華萎、二者頸中光滅、三者形身損瘦、四者腋下汗出、五者蠅來著身、六者塵土坌衣、七者自然去離本座。自知福盡下生世間貧窮家，與疥癩母猪作子，愁憂不樂。更有一天人來問：「汝何以不樂？」答曰：「吾壽將終，下生為疥癩母猪作子，是故愁耳！」彼天曰：「釋迦文佛在忉利天宮為母說法，當往歸依，及比丘僧，可得免苦。」便往詣佛所志心歸命，七日之後壽盡。來生世間大長者家，母妊娠後恒聞三歸聲，至十月滿乃生墮地，長跪叉手歸命佛法僧。其母驚謂是不祥，便欲殺之，思惟言：「長者之子不可便爾，罪我不少。」即往白長者具說此意。長者言：「人生居世不知歸命三尊，而生此兒，纔生已知三尊，將是神人，好養之，勿怪也！」此兒之福才聰特異，父母愛重。至年五歲與同輩道邊戲，時舍利弗、目連過，前為作禮。舍利弗曰：「未見小兒作禮如此！」兒白道人：「不相識耶！」舍利弗即入定觀其本相，乃知是彼天人，便長跪詣舍利弗、目連：「願尊為請佛及僧，明日造鄙舍食。」即便許之。兒歸白父母言：「向請舍利弗、目連，願世尊明日屈意飯食。」父母歡喜即為竭財上饍食具。明日佛將諸大眾往到其家，兒及父母迎佛作禮。佛即就座，行水下食須臾已訖，佛為說法，父母及兒皆得無所從來法忍，百千天人發無上正真道意。經言能竭慈，可謂如此矣！

（一二）

昔有放牛人，在大澤中，見有金色華光明善好，自即生念：「佛去此不遠當取供養。」即採華數斛重擔而去。未至道中為牛所觝殺，心存佛故，即生第二忉利天上。所受宮殿廣博嚴好，宮出四邊，陸生金色華，光明徹照，諸天之法。適生天上，先觀宿命却食天福。時彼天人自觀宿命，具見採華為牛所殺，歡喜歎曰：「佛無量福祚！未及設供報已巍巍，況恒修德者？」便復取其宮邊華，并持種種餘供養具，欲遵本願。諸天見其取華，皆往問之：「汝方來受福，當五欲自樂，而採華為？」天子報言：「吾為人時，欲詣佛以華供養，竟不果願，尚得來生此，況得作者？今所以取華，欲遵本願增將來福。」爾時諸天皆生善心，有八萬四千天子俱共來下，作天伎樂、天花、天香種種供養。諸塔寺中未見佛，復有上座得道比丘而為說法。諸天聞法心皆歡喜，增諸功德，遂得見佛。鼓樂絃歌，散眾名華，種種供養佛及眾僧。佛為說清淨妙法，其人及八萬

四千諸天，皆得法眼淨。此天子之與八萬諸天，皆昔日善知識，今相發起一時得道。

（一三）

昔有外國有一大長者大富，惟有一子愛重無比，後日得病大困，治之不瘥遂到無常，臨命終時一心念佛，佛現形其前，心安意定便得生天。父母念子愁惱便欲自殺不能自解，因以火燒取其骨著銀瓶中，至月十五日，便施百味飲食持著其前，舉聲悲哭宛轉臥地。天子在上見其所為，自念：「我不現化意終不解。」即下作小兒，年八、九歲，在道邊放牛，牛卒死臥地，小兒便行取草着死牛口，舉以杖打牛，呼言：「起食！」父母大小見小兒所為，便共笑之，前問言：「卿誰家子？何癡乃爾？牛今已死，舉草着口，寧有食期？」而反笑言：「我牛今雖死，頭口故在，舉草不食，況君兒死來已久矣！加火燒之，唯少燋骨在地，以百味食著前而加啼哭，寧得食之不也！」其父意即開解問兒：「卿是何人？」兒言：「我是長者兒，今蒙佛恩得生天上，見父母悲惱太甚故來相化耳！」父意解大歡喜無復愁憂，天子忽爾不現。父母歸家即大布施，奉持禁戒讀經行道，得須陀洹果。

（一四）

昔無數世時，有一佛圖，中有沙門數千餘人止住其中。遣諸沙彌數百人行分衛供給眾僧。日輸米一斛，師便兼課一偈。有一沙彌，時過市中行且誦經。時肆上有賢者，見沙彌行誦，禮而問曰：「道人行何所說？」答曰：「分衛給僧兼誦一偈。」賢者又問：「若無事可誦幾偈？」答曰：「可得十餘偈。」又問：「分衛幾日？」曰：「九十日。當輸九十斛米。」賢者謂誦道人：「但還安意誦經，我當相代出米。」沙彌大喜，賢者與米九十斛，還報師已便閑讀經。經三月通千四百偈，啟師：「誦經已訖，要當詣檀越家試之。」師即聽。詣賢者所，報曰：「蒙君重惠得安誦經，今經已止故來說之。」沙彌誦文句流利，無有躓礙。賢者歡喜稽首為禮：「願我來世聰睿博達多聞不忘。」因此福願，世世所生明識強記，及到佛出世現為弟子，名曰阿難，常侍世尊特獨辯通博聞第一。師曰：「時賢者，今阿難是。夫勸助學者志求願功德不虛，緣是福報隨願而得如是也！」

須彌山南有一大樹，高四千里，諸鉢叉鳥棲宿其上，樹常不動，有小鳥形類鶉鵪，住止其上，樹即振搖，鉢叉鳥語樹神言：「無知我

身將重而初不動，小鳥來宿反更振動。」樹神言：「此鳥雖小，從大海底來純食金剛，金剛為物所墮之處無不破壞，所以大怖不能自安。」經以為喻，若有凡人解深經一句口誦心念，身中三毒四魔八萬垢門皆不能自安，何況博採眾法為世橋梁者也！

（一五）

佛語目連：「汝對欲至。」目連言：「我有神力超蹈須彌山，對若東來我便向西，若北來我當趣南，那得我耶？」佛語目連：「罪福自然，不可得避。」遠飛不息乃墮山中。時有車輻老公，目連正墮其前，形狀似鬼，老公謂是惡物，舉車輻打之，即折其身。目連被痛甚羞懊惱，盡忘本識。佛哀念之授其威神。爾乃得自思惟，還復本形。是研車輻老公，目連前世時父。目連與父諍，目連意中念言：「撾殺此公骨折快也！」是以得此罪殃。慎莫作不孝之罪，是以人生處世，不可不慎心口而孝養父母也。

（一六）

昔有沙門行草間，有大蛇言：「和尚道人！」道人驚，左右視之。蛇言：「道人！莫恐莫怖，願為我說經，令我脫此罪身？」蛇曰：「道人！聞有阿耆達王不？」答曰：「聞！」蛇曰：「我是也！」道人言：「阿耆達王立佛塔寺供養功德巍巍，當生天上，何緣乃爾也？」蛇言：「我臨命終時，邊人持扇墮我面上，令我瞋恚，受是蛇身。」道人即為說經，一心樂聽不食七日，命過生天。却後數月持花散佛，眾人怪之。在虛空曰：「我阿耆達王，蒙道人恩，聞法得生天上，今來奉花報佛恩耳！」是以臨命之人，傍側侍衛者不可不護病者心也。

（一七）

外國有一人治生，進金銀數千斤，意甚重之，欲藏著地中，恐螻蛄蟲鼠而侵盜之；欲藏著草澤中，復恐狐狸野獸取之；復不信家室中外兄弟、妻子，便著懷中出入行來恒恐失之。時長齋之月，四輩弟子盡詣塔寺燒香散花，此人觀視具見如是。復見塔寺前有一大鉢，四輩弟子繞塔，持金銀錢物投之鉢中。其人問曰：「何以投寶著此鉢中耶？」道人答曰：「此名布施，二名牢固藏，三名不知腐朽。」其人思惟：「真實如是人言，稱吾所求。」便持金銀盡投鉢中。道人為呪願又說：「牢固者，水不能沒，火不能燒，盜賊怨家

不能侵害，投之寶藏不知腐壞，當來獲報百千萬倍，故名布施。」其人意解歡喜無量，即於塔前得須陀洹道。是以志心作福功不唐捐，自致得道。

（一八）

昔雀離寺有一長老比丘，得阿羅漢道，將一沙彌，時復來下入城遊觀，衣鉢大重令沙彌擔隨其後。沙彌於道中便作是念：「人生世間無不受苦，欲免此苦當興何等道？」作是思惟：「佛常讚歎：『菩薩為勝！』我今當發菩薩心。」適作是念，其師即以它心智，通照其所念，語沙彌言：「持衣鉢來。」沙彌便持衣鉢授與其師。師語沙彌：「汝在前行。」沙彌適在前行，復作是念：「菩薩之道甚大勤苦，求頭與頭、求眼與眼，此事極難非我所辦，不如早取羅漢疾得離苦。」師復知其所念，語沙彌言：「汝擔衣鉢還隨我後。」如是三返，沙彌怪愕不知何意。前至所止處，叉手白師請問其意，師答曰：「汝於菩薩道三進故，我亦三返推汝在前，汝心三退故推汝在後。所以爾者，發菩薩心，其功德勝滿三千世界成阿羅漢者，不可為喻也。」

（一九）

昔迦葉佛時，有兄弟二人，出家俱為沙門。兄好持戒坐禪，一心求道而不好布施；弟好布施修福，而喜破戒。釋迦出世，其兄值佛出家修道，即得阿羅漢，而獨薄福常患衣食不充，與諸伴等遊行乞食，常獨不飽而還。其弟生象中，為象多力能却怨敵，為國王所愛，以好金銀珍寶瓔珞其身，封數百戶邑供給此象隨其所須。兄比丘者，值世大儉，遊行乞食七日不得，末後得少麤食殆得存命，先知此象是前世兄弟，便往詣象前，手捉象耳而語之言：「我與汝俱有罪耶！」象便思惟比丘語，即得自識宿命，見前世因緣，象便愁憂不復飲食。象子怖懼往白王言：「象不復飲食，不知何意？」王問象子：「先無人犯象不？」象子答王言：「無他異人，惟見一沙門來至象邊，須臾便去耳！」王即遣人四出覓此沙門。有人於林中樹間得，便攝此沙門將詣王前。王問沙門言：「至我象邊何所道說？」沙門答王言：「無所多說，我直語象言：『我與汝俱有罪耳！』」時沙門便向王具說前世因緣事，王意便悟，即放此沙門令還所止。是以修福之家戒施兼行，莫偏執而功德不備也。

（二〇）

昔有一比丘被擯，懊惱悲歎啼泣而行。道逢一鬼，此鬼犯法，亦為毘沙門天王所擯。時鬼問比丘言：「汝有何事啼泣而行？」比丘答言：「犯僧事，眾僧所擯，一切檀越供養失盡，又惡名聲流布遠近，是故愁歎啼泣耳！」鬼語比丘言：「我能令汝滅惡名聲、大得供養，汝便可立我左肩上，我當擔汝虛空中行，人但見汝而不見我身，汝若大得供養當先與我。」彼鬼即時擔比丘，於先被擯聚落上虛空中行。時聚落人見皆驚怪，謂其得道，轉相謂言：「眾僧無狀，枉擯得道人。」時聚落人皆詣此寺訶責眾僧，即送此比丘住於寺內，遂大得供養。此比丘隨所得衣食諸物，輒先與鬼不違本要。此鬼異日復擔此比丘遊行空中，正值毘沙門天王官屬，鬼見司官甚大驚怖，擲棄比丘絕力而走，此比丘遂墮地而死，身首碎爛。此喻行者宜應自修所向無疑，恃託豪勢一旦傾覆，與彼無異也。

（二一）

昔目連與弟子俱從耆闍崛山下，到王舍城乞食。目連於道中仰視虛空，悵然而歎，其弟子問：「何因緣歎？」目連答曰：「卿欲知者須還到佛所可便問也。」於是乞食訖還到佛所，其弟子便問向所歎事，目連答曰：「我見上虛空中有一餓鬼，身極長大其狀醜惡，有七枚熱鐵丸從口中入直下過，既下過已還從口入，舉身燒然苦痛宛轉，絕倒更起，起復還倒，是故歎耳！非我獨見，佛亦見之！」弟子問言：「以何因緣受苦如是？」目連答曰：「汝自以是問佛世尊。」其弟子即時白佛，問其因緣。時佛答言：「此餓鬼者前世曾為沙彌，時世極儉以豆為食，沙彌者為眾僧行食，至其師前偏多七枚豆，以是罪故受餓鬼身苦毒如是。」佛言：「我亦常見所以不說，恐人不信得極重罪也！」此喻世間少豆，偏為師故，而不自入，其罪猶爾！況當佛說般若而不生信，返更誹謗，其罪重於五逆，受地獄苦極重不可稱數也。

（二二）

昔有一居士其婦妊娠，請佛到舍供養畢，欲令如來占其婦後生子，欲知男女。佛言：「後當生男端正姝好，及至長大當於人中受天上樂，後當得羅漢道。」居士聞之心疑不信，後復請六師供養畢，復使占之。居士語六師言：「前使瞿曇沙門占之，言：『後當生男。』實是男不？」六師答言：「當生女。」彼六師等憎嫉佛法苟欲相反，還自思惟言：「若彼生男，居士當棄我奉事瞿曇。」便作詭語語居士言：「汝婦當生男，生男之後方大凶禍，家室親屬七世

絕滅，以不吉故我先詭言是女也！」居士聞之心大惶怖不知所以。彼六師等便語居士：「欲得吉利唯當除去之。」六師便為居士婦按腹，欲令墮兒反害其母，居士婦遂便命終而兒不死。宿命福德故也！居士便棄其婦著死人處，大積薪燒之，火炎既盛，佛便將諸弟子，往就觀之。居士婦身始破壞，便見其兒在蓮華上坐，端正姝好顏貌如雪，佛令耆域取此兒來。耆域入火抱兒來出，還本居士，居士遂便養育。至年十六，才美過人，便廣設多美飲食，請彼六師。六師既坐，未久之間便失笑，其人問：「何故笑也？」六師答言：「吾見五萬里有山，山下有水，有獼猴落水中，是以笑耳！」此兒知其虛妄，便鉢中盛種種好羹以飯覆上，使人擎與之。餘人鉢中下著飯上著羹，諸人皆食，唯六師獨瞋不食。主人問：「何故不食？」六師答言：「無羹，云何食？」主人言：「君眼乃見五萬里獼猴落水，何不見飯下羹耶？」於是六師大瞋，竟不食而還。居士及兒，因是止不奉事，歸命佛法僧。佛為種種說法，遂得道果，此喻極多，略記明真偽如是。

眾經撰雜譬喻卷上

比丘道略集

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

（二三）

外國有一呪龍師，澡罐盛水詣龍池邊一心讀咒，此龍即時便見大火從池底起，舉池皆然。龍見火怖出頭望山，復見大火燒諸山澤，仰視山頭空無住處，一切皆熱安身無地，唯見澡罐中水可以避難，便滅其大身作微小形，入澡罐水中。彼龍池者，喻欲界也；所望山澤，喻色界也；視山頂者，喻無色界也；呪龍師者，喻菩薩也；澡罐水者，喻泥洹也；術者，喻方便也；大火燃者，喻現無常也；龍大身者，喻憍慢也；作小形者，喻謙卑也。言菩薩示現劫燒欲色同然，無常大火恐怖眾生，令除憍慢謙卑下下，然後乃悉入涅槃也。

（二四）

昔捕鳥師，張羅網於澤上，以鳥所食物著其中，眾鳥命侶競來食之，鳥師引網，眾鳥盡墮網中。時有一鳥大而多力，身舉此網與眾俱飛而去，鳥師見影隨而逐之。有人謂鳥師曰：「鳥飛虛空而汝步逐，何其愚哉？」鳥師答曰：「不如來告，彼鳥日暮要求栖宿進趣不同，如是當墮。」其人故逐不止，日已轉暮，仰觀眾鳥翻飛諍競，或欲趣東或欲趣西，或望長林或欲赴澗，諍競不止須臾便墮，鳥師還得次而殺之。捕鳥師者，如波旬也；張羅網者，如結使也；負網而飛，如人未離結使欲求出要也；日暮而止，如人懈怠心不復進也；求棲不同者，如起六十二見互相反也；鳥墮地者，如人受邪報落地獄也。此明結使塵垢其魔網也，是以結使覆人猶如羅網。在二塗中好善善護身口，莫令放逸在此網中也。三惡道苦生死長遠，不可堪處。

（二五）

昔有賈客五百，乘船入海欲求珍寶，值摩竭大魚出頭張口欲食眾生。時日風利而船去如箭，商主語眾人言：「船去大疾可捨帆下汎之。」輒如所言，捨帆下汎，船去輒疾而不可止。商主問船上人言：「汝見何等？」答曰：「我見上有兩日出，日下有白山，中間

有黑山。」商主驚言：「此是大魚當奈何哉？我與汝等今遭困厄，入此魚腹無復活理，汝等各隨所事一心求救。」於是眾人各隨所事，一心歸命，求脫此厄。所求愈篤，船去愈疾，須臾不止，當入魚口。於是商主告諸人言：「我有大神號名為佛，汝等各捨所舉，一心稱之！」時五百人俱發大聲，稱：「南無佛！」魚聞佛名，自思惟言：「今日世間乃復有佛，我當何忍復害眾生？」適思惟已即便閉口，水即倒流轉遠魚口，五百賈人一時脫難。此魚前身曾為道人，以微罪故受此魚形，既聞佛聲尋憶宿命，是故思惟善心即生。此明五百賈人但一心念佛，暫稱名號，即得解脫彌天之難，況復受持念佛三昧，令重罪得薄，薄者令滅，足以為驗也。

（二六）

昔有屠兒，詣阿闍世王所乞求一願。王曰：「汝求何願？」答曰：「節會之際宜須屠殺，王見賜我當盡為之。」王曰：「屠殺之事，人所不樂，汝何故樂求之？」答曰：「我昔為貧人，因屠羊之肆以自生活，由是之故得生四天王上，盡彼天壽來生人中，續復屠羊，命終之後生第二天上；如是六反屠羊，因是事故遍生六天中，受福無量，以是故今從王乞一願。」王曰：「設如汝語，何以知之？」答曰：「我識宿命。」王聞不信謂是妄語：「如此下賤之人，何能識宿命耶？」後便問佛，佛答曰：「實如其言非妄語也！此人先世曾值辟支佛，見佛歡喜至心諦觀，仰視其首俯察其足，善心即生，緣是功德故得生六天，人間六返自識宿命，以福熟故得人天六返，罪未熟故未得受苦；畢此身方當入地獄受屠羊之罪，地獄罪畢當生羊中一一償之。此人識宿命淺，唯見六天中事，不及過去第七身故，便謂屠羊即是生天因也。如是但識宿命，非通非明也！」是以修功德者必發願，勿便孟浪使果報不明，此可為驗矣！

（二七）

阿難白佛：「佛生王家，坐於樹下念道六年，得佛如是，為易得耳？」佛告阿難：「昔有長者，居甚大富眾寶備具，唯無赤真珠以為不足，便將人入海採珠。經歷險阻乃到寶處，刺身出血，油囊裹之，懸著海底，珠蛤聞血香，嗟食之，乃得出蚌。剖蚌出珠，採之三年方得一珮。發還到海邊，同伴見其得好寶，欲共圖之，俱行取水，眾人推著井中覆之而去。墮在井底久，其人見有師子從傍穴來飲水，其人復惶怖，師子去後，尋孔而出，還到本土，其伴歸到家，呼曰：『卿得吾一珮，無人知兼欲見害，卿可密盡相還，吾終

不言卿也！』其人怖懅盡還其珠。珠主得已持還，家有兩兒著珠共戲，共相問曰：『此珠出生何處？』一兒曰：『生我囊中。』一兒曰：『生室甕中。』父見笑之，婦曰：『何笑？』答曰：『吾取此珠勤苦乃爾，小兒依我得之，不識本末，謂生甕中。』」佛告阿難：「汝但見我成佛，不知我從無數劫學之勤苦，至今乃得謂之為易，如彼嬰兒謂珠生囊中矣！」是以修諸萬行，積功累劫，非但一事一行一身而可得也！

（二八）

昔有導師入海採寶，時有五百人追之共行，導師謂曰：「海中有五難：一者激流、二者洄波、三者大魚、四者女鬼、五者醉菓。能度此難乃可共行。」眾人要訖，乘風入海到寶渚各行採寶。一人不勝菓香食之，一醉七日。眾人寶足，颿風已到，欲嚴還出，鳴鼓集人。一人不滿，四布求之，見臥樹下醉未曾醒，共扶來還折樹枝拄之，共歸還國。家門聞喜悉來迎逆，醉者見無所得獨甚愁慼。醉人不樂拄杖入市，市人求價，乃至二萬兩金，其人與之，問：「杖有何德？」曰：「此為樹寶，搗燒此杖熏諸瓦石悉成珍寶。」其人反求之，少許持歸試驗果如其言，所可熏蒸悉成眾寶。喻曰：「導師者，謂菩薩也；五難者，謂五陰也；寶渚者，謂般若七財也；醉者，從心懈廢也；折取寶樹枝者，謂自修勵；更興精進，熏瓦石成寶者，謂以經道熏諸惡行悉成法器也！」

（二九）

昔山中有兩沙門，閑居行道得六通。去之不遠，有一師子生二子。稍稍長大，師子母欲行，心念惟道德二慈可以委命，即語：「欲行來，二子尚小恐人傷害，欲寄道人。惟蒙慈護，自當來視。」道人許之。師子行還，見子附道人，復捨而行。道人分衛還，餘食共食之，每見道人還喜行迎。道人後行，獵師遇之，師子子迸走入草，獵師依憑道人，便著室中袈裟，入草擒之。師子謂是道人，即出赴之，獵師打殺剝皮取作師子皮裘，直金千兩。道人行還不見師子，坐禪觀之，知為獵師所殺，即以神力奪皮來還，作褥坐上，口為呪願，復禪觀之，知當往生國中長者家作雙生子。道人往詣其家，問長者：「何所乏？」曰：「惟患無子。」便報為長者求子。長者大喜，道人言：「若得子何以相報？」曰：「子長大當施為沙彌。」道人曰：「勿忘此要。」唯覺有娠，後果雙生二男，相似如一。年八、九歲，道人過，二兒見自然歡喜，道人謂長者曰：「識本誓

不？」長者不敢違誓，便以二子施沙門，沙門將入山學。未久亦得阿羅漢，亦恒自坐故皮上，日日入禪自觀，便見己前身皮，各起禮謝：「師恩力乃令我等得道，皆是慈念之力。」禽獸善心猶尚解脫，何況志情發於善願而不解脫也？

（三〇）

昔有屠兒，欲供養道人，以其惡故而無往者。後見一新學沙門威儀詳序，請歸飯食種種餚饍，食訖還請此道人：「願終身在我家食。」道人即便受之。玩習既久切見在其前殺生，不敢呵之。積有年歲，後屠兒父死作河中鬼，以刀割身即復還復。道人渡河，鬼捉船曰：「沒此道人著河中乃可得去。」船人怖曰。鬼言：「吾家昔日供養此道人，積年不呵我殺生，今受此殃，恚故欲耳！」船人曰：「殺生尚受此殃，況乎道人？」鬼曰：「我知爾恚故耳！若能為我布施作福呼名呪願，我便相放。」船人盡許為作福，鬼便放之。道人即為鬼作會呼名呪願，餘人次復為作會，詣河中呼鬼曰：「卿得福未？」鬼曰：「即得，無復苦痛。」船人曰：「明日當為卿作福，得自來不？」鬼曰：「得耳！」鬼旦化作婆羅門像來，手自供養，自受呪願，上座為說經，鬼即得須陀洹道，歡喜而去。是以主客之宜理有諫正，雖墮惡道故有善緣，可謂善知識者是大因緣也！

（三一）

昔有賈客，入海採寶，逢大龍神舉船欲翻，諸人恐怖。龍曰：「汝等頗遊行彼國不？」報言：「曾行過之。」龍與一大卵如五升瓶，「汝持此卵埋彼國市中大樹下，若不爾者後當殺汝。」其人許之。後過彼國埋卵著市中大樹下。從是以後，國多災疾疫氣。國王召道術占之，云有蟒卵在國中，故令有災疫。輒推掘燒之，病悉除愈。賈客人後入海故，見龍神重問事狀，賈人曰：「昔如神教埋卵市中，國中多有疾疫，王召梵志占之，推得焚燒病者悉除。」神曰：「恨不殺奴輩。」船人問神：「何故乃爾也？」神曰：「卿曾聞某國有健兒某甲不？」曰：「聞之，已終亡矣！」神曰：「我是也！我平存時喜陵擽國中人民，初無教呵我者，但獎我，使我墮蟒蛇中，悉欲盡殺之耳！」是以人當相諫從善相順，莫自恃勢力陵擽於人，坐招其患三惡道苦，但可聞聲不可形處。

（三二）

昔波羅奈國有五百盲人，周行乞索，值世饑儉無所得，自共議曰：「佛在舍衛教人惠施，當詣彼國可得濟命。」各曰：「當雇一人牽吾等到彼。」五百盲人各許一銀錢，其人即許將到彼國，便爾進路。受雇者語諸盲人曰：「此下道險，卿等各以錢付我，若逢寇賊我當藏之。」盲人盡以錢付之，其人得錢便爾捨去。諸盲人週遊數日，飢渴不知道路，即共同時歸命於佛，言：「佛神聖當哀我等令免此厄。」佛即忽然現神在前，手摩盲頭皆得眼明，飢渴飽滿。五百人歡喜，踊躍願為弟子，鬚髮即落，衣鉢法服。佛重為說法，皆得應真，飛隨佛還詣祇洹。阿難白佛：「此五百人宿命有何罪福？」佛言：「昔過去世有長者，雇五百人作，先取作直各散捨去，然後歷世故受此厄。是時長者今擔錢去者是也！債解值吾開悟，今皆得道。」罪福如是，是以人之造業不同，或是造業，或是報業，不可不慎也。

（三三）

昔有二人親親為知識，不相違失。後一人犯罪，罪應至死，便亡走過知識。知識不開門，逆問：「卿是何人？」答曰：「我是知識也，有罪故來相過耳！」其人語曰：「緩時為親親，有急各自當去，不前卿也！」知識大不樂，自念曰：「人緩時，出入行來，飲食不相捨離，云何有急便爾相棄耶？豈是厚乎？」便去欲入山。復有一善知識往過之，其人便開門藏之，言：「卿與我雖踈，當送卿著安隱處。」便以車載珍寶，自往送到他國，當與彼王諸長者所在相聞，為作宮室，安著田宅財寶，供給與已捨還。佛爾時見此人便引為喻：「犯罪者，喻人精神；親友者，喻四大身；善知識者，喻三歸五戒。喻人將養四大，飲食餚饍四事無乏，無常對至當墮惡趣，求其藏避須臾，反閉門不前。後遇善知識，知識將至他國，安著所須供給無乏，喻布施持戒至身死時，福力所引送到天上，七寶宮殿服天寶衣，天百味食自然至極樂無量。是以人生世勿食自養，當割減作福，如養四大身豈有所益，知者應行之！」

（三四）

佛般涅槃後百歲，有國王事天神，大祠祀用牛、羊、猪、豚、犬、雞各百頭，皆付厨士殺牛羊。厨士中有一優婆塞言：「我持佛戒不得殺生。」厨監大恚，即白王言：「欲治之。」王問曰：「汝故欲違我教耶？當殺汝！」厨士答曰：「我是佛弟子受持五戒，寧自殺身不違佛教而便殺生。若隨王教犯殺者死入地獄，巨億萬歲罪竟乃

出，常當短命。持戒不缺就王誅者，死轉上天，天上得福所願自然，今假令當死，轉此生身當受天上，罪福之報相去殊遠。我以是故死，死不犯耳！」王言：「與七日期，當以象蹈殺汝，若不死者，語乃有實。」七日之後，士盡是優婆塞身作佛身，相如佛形。以驗五百象往蹈之。優婆塞如佛法，則舉手五指化為五嶽山，一山間有一師子出，象見師子惶怖悉皆伏地，如佛在時。王爾乃信知有佛，便罷祠祀。從此人受佛戒，臣吏人民亦皆從受戒，遂為國師。賢者持戒度人如此。

（三五）

昔佛在世時，有一優婆夷，朝夕詣佛，供養盡虔未曾有懈。佛知而問：「欲何志願也？」便白佛言：「若有福報，願欲現世生四子。」佛便問：「何以索四子也？」優婆夷言：「若四子長大，令一人主治生賈市積聚財寶，令一人知田農畜養積聚六畜及穀，令一人求官食祿覆蔭門戶，欲令一人出家作沙門，得道成就還度父母及一切人，求四子者正為此耳！」佛言：「令汝得所願。」優婆夷大喜為佛作禮而去。後生一男，聰明黠慧，其母愛之世間無比。子後長大便問母言：「慈愛何以太甚，未有此比？」母語子言：「本願四子，唯得汝一人，併愛在汝許，是以爾耳！」所欲之意悉向兒說。兒聞母說深感母志，便行治生，未滿一年得巨億財；次安田業畜牧，蓋澤牛馬穀米甚無數；次行學問仕進求官，取婦生男，門戶遂成豪富之家。復啟言：「所以求四子，各知一事，今代為之，三事粗辦唯少一事，得出家者甚善。」慈母曰：「四子之願得具足矣！」母心念言：「本願四子各付一事尚恐不辦，此兒所作，過於本望，令得出家必能成道。」即聽出家。兒辭母向佛所求作沙門，即得具足精進，不久得阿羅漢道，還度父母及一切人，得福得道無不歡喜。是以作福發願但在心志，無往不得也。

（三六）

昔有一老母，惟有一子，得病命終，載著塚間停屍，哀感不能自勝：「正有一子當以備老，而捨我死，吾用活為？不能復歸，當併命一處。」不食不飲已四、五日。佛知，將五百比丘詣彼塚間。老母遙見佛來威神光奕，迷悟醉醒，前趣佛作禮住。佛告老母：「何以塚間也？」白言世尊：「唯有一子捨我終亡，愛之情重欲共死一處。」佛告老母：「欲令子更活不也？」母言：「善！」曰：「欲得矣！」佛言：「索香火，吾當呪願更生。」告老母：「求火宜得

不死家火。」於是老母便行取火，見人輒問：「汝家前後頗有死者不？」答言：「先祖以來皆死。」過去所問之處，辭皆如是。經數十家不敢取火，便還佛所，白言世尊：「遍行求火無不死者，是以空還。」佛告老母：「天地開闢以來，無生不終。人之死亡，後人生活亦復可喜。母獨何迷索隨子死也？」母意便解識無常理。佛因爾廣為說經法，即得須陀洹道，塚間觀者數千人，發無上正真道意也。

（三七）

昔有一人兩婦。大婦無兒，小婦生一男，端正可愛，其婿甚喜。大婦心內嫉之，外佯愛念劇於親子，兒年一歲許，家中皆知大婦愛重之無復疑心。大婦以針刺兒囟上令沒皮肉，兒得病啼呼不復乳哺，家中大小皆不知所以，七日便死。大婦亦復啼哭，小婦摧念啼哭晝夜不息，不復飲食垂命，後便知為大婦所傷，便欲報讐。行詣塔寺問諸比丘：「大德！欲求心中所願，當修何功德？」諸比丘答言：「欲求所願者，當受持八關齋，所求如意。」即從比丘受八戒齋便去，却後七日便死。轉身來生大婦，為女端正，大婦愛之，年一歲死。大婦端坐不食，悲咽摧感劇於小婦。如是七返，或二年或三年，或四、五年，或六、七年，後轉端正倍勝於前，最後年十四已許人，垂當出門即夜便卒死。大婦啼哭憂惱，不可復言不復飲食，晝夜啼哭垂淚而行，停屍棺中不肯蓋之，日日看視死屍，光顏益好勝於生時。二十餘日有阿羅漢，見往欲度脫，到其家從乞。令婢持一鉢飯與之。不肯取，語婢：「欲得見汝主人。」婢還報云：「欲見大家。」答言：「我憂愁垂死，何能出見沙門？汝為持物乞與令去。」婢持物與沙門，故不肯去。沙門言：「欲見主人。」婢如是數反，沙門不去。婦愁憂無聊，沙門正住不去，亂人意不能耐之，便言：「呼來！」沙門前，見婦顏色憔悴，自掩面目不復櫛梳，沙門言：「何為乃爾？」婦言：「前後生七女，黠慧可愛便亡。此女最大，垂當出門便復死亡，令我憂愁。」沙門言：「櫛梳頭拭面，我當語汝。」婦故哭不肯止，沙門謂言：「汝家小婦今為所在？本坐何等死？」婦聞此言意念：「此沙門何因知之？」意中小差。沙門語言：「汝梳頭，逮我當為汝說之！」婦即斂頭訖。沙門言：「小婦兒為何等死？」婦聞此語默然不答，心中慚愧不敢復言。沙門言：「汝殺人子，令其母愁憂懊惱死，故來為汝作子前後七反，是汝怨家，欲以憂毒殺汝。汝試往視棺中死女，知復好不？」婦往視之，便爾壞爛臭不可近。問：「何故念之？」婦即慚愧便藏埋之，從沙門求哀欲得受戒。沙門言：「明日來詣寺中。」女死便作

毒蛇，知婦當行受戒，於道中待之欲嚙殺之。婦行蛇遂遮前不得前去，日遂欲冥，婦大怖懅心念言：「我欲至沙門許受戒，此蛇何以當我前，使我不得行？」沙門知之，便往至婦所。婦見沙門大喜便前作禮，沙門謂蛇曰：「汝後世世更作他小婦，共相酷毒不可窮盡，令現世間大婦一反殺兒，汝今懊惱已七返，汝前後過惡皆可度。此婦今行受戒，汝斷其道，汝世世當入泥犁中無有竟時。今現蛇身，何如此婦身？」蛇聞沙門語，乃自知宿命，煩怨詰屈，持頭著地不喘息，思沙門語。沙門呪願言：「今汝二人宿命更相懊惱，罪過從此各畢，於是世世莫復惡意相向。」二俱懺訖，蛇即命終便生人中。於時聽沙門語，即心開意解歡喜得須陀洹道，便隨沙門去受戒作優婆夷。是故罪業怨對如此，不可不慎之。

（三八）

昔舍衛國一旦雨血，縱廣四十里。王與群臣甚大驚怪，即召諸道術及知占候，使推之知為吉凶。占者對曰：「舊記有云：『雨血之災，應生人蟒毒害之物。』宜推國內彰別災禍。」王曰：「何以別之？」知占師曰：「是為人毒難可別知，試勅國中新生小兒皆送來，以一空甕使兒唾中。」中有一兒唾甕即成火燄，知此兒是人蟒。議曰：「此不可著人間，即徙置空隱無人之處。國中有應死者可送與之。」蟒吐毒殺之，如是前後被毒所殺七萬二千人。有師子來出震吼之聲，四十里內人物懾伏，所流暴害莫能制御。於是王即募國中能却師子者與千金、封一縣。無有應者。眾臣白王：「唯當有人蟒能却之。」即勅吏往呼人蟒。遙見師子徑往住前，毒氣吹師子即死，[虫*聶]爛消索國致清寧。後時人蟒年老得病命將欲終，佛愍其罪重一墮惡道無有出期，便告舍利弗：「汝往勸之使脫重殃。」舍利弗便往其家，神足來入忽然住前。人蟒隆怒念曰：「吾尚未沒，為人所易，無所關白，徑來住人前！」便放毒氣謂能為害。舍利弗以慈慧攘之，光顏益好一毛不動。三放毒氣而無能害，即知其尊，意解善念生，便以慈心上下七反觀舍利弗。舍利弗便還精舍，吸氣人蟒命終，當于其日即天地大動——極善能動天地，極惡亦能動。時摩竭王即詣佛所，稽首于地問世尊曰：「人蟒命終當趣何道？」佛言：「今生第一天上。」王聞佛語怪而更問佛言：「大罪之人何得生天？」佛言：「以見舍利弗慈心七反上下視之，因是功德生第一天，福盡當生第二天上，至七反以後當得辟支佛而般涅槃。」王白佛言：「七萬二千人罪不復償耶？」佛言：「末後作辟支佛時，身當如紫磨金，時當在道邊樹下坐，入定意時有大軍眾七萬餘人，過見辟支佛謂是金人，即取斫破各分之，定墮手中，

視之是肉，皆還聚置而去，辟支佛因是般涅槃。今世之罪，乃爾時薄償便畢。」佛告王：「遇善知識者，山積之罪可得消滅，亦可得道。」佛說是時，王及大眾，皆大歡喜佛禮而去。

（三九）

昔有沙門，坐在樹下誦經，鳥來在樹上聽經，專心聽經不左顧右視，為獵師所射殺。鳥臨死時其心不亂，魂神即生天上，自念生所從來根源，便識一世宿命。既生天已，來下散華在樹下沙門上。天人語道人曰：「蒙道人誦經恩福故，得免此鳥身，得為天人。」道人聞鳥語便得道跡，須臾忽然不現，天人還本所。師曰：「諸學道者，臨欲壽終心不亂者，所生不墮惡道苦痛之處，便識宿命自所更來，故出經示後生也！」

（四〇）

昔佛在世時，出祇洹七里有一老公健飲酒，弟子阿難往諫喻：「今佛在此宜當往見。」老公言：「我聞佛在此，意欲往見佛，佛善授人五戒不得飲酒，我不得飲酒如小兒不得乳便當死，我不堪是故不往也！」復行飲酒，飲酒醉暮便來歸道中，脚撥掘株上便倒地，如大山崩舉身皆痛，便自說言：「斯痛何快乎？阿難常語我：『當至佛所。』我不肯隨語，今身痛不可言。」便語家中大小言：「吾欲至佛所。」家中聞之皆驚愕：「公初不肯至佛所，今何緣欲往？」語已便往，在祇洹門外住。時阿難見老公來，歡喜白佛言：「去祇洹七里老公已來在門外。」佛言：「老公不能獨來，五百白象勉來耳！」阿難白佛：「無五百象，獨來耳！」佛語阿難：「五百白象在公身中。」於是阿難呼公：「前為佛作禮。」白佛言：「我久聞佛在此，愚癡所致不早奉覲，願佛赦除我罪也！」佛問老公：「積五百車薪著地，欲燒之盡，當用幾車火能燒盡耶？」老公白佛：「不用多火，用如豆許火燒，如彈指頃便盡。」佛復問公：「公著衣來幾時？」公言：「我著衣來一歲。」佛復問公：「欲浣此衣去垢，當幾歲能盡？」公言：「得純灰汁一斗，浣須臾便淨。」佛語公：「公之積罪如五百車薪，復如一歲衣之垢。」老公當從佛受持五戒。於是佛說數百言經，豁然意解即得阿惟越致。

（四一）

昔佛涅槃後百年，有王名阿育，大憍奢作殿舍縱廣十里，皆召諸小國畫師。畫師至，各隨意畫作種種形像。罽賓北有一小國最遠，送一畫師後到，觀壁上屋表裏盡畫遍，唯有門頰邊五尺未畫。復至仰觀視諸物，不知復作何物，自念：「我始來時過一小城，城邊有池，池有蓮華，見有一女端正姝好，有相可中天下母。」思惟已便畫作城池蓮華及女像訖。王至殿未入，便見此畫，問：「誰畫此耶？」曰：「後來畫師。」即問：「汝見形作也？虛作也？」曰：「見而作，非虛。」王問：「汝為如形像作也？為使好乎？」曰：「不使好，如其形耳！」乃相知此女中天下母，便遣使者索娉為皇后。使者受命逕往其國，見女父母謂言：「王索賢女為皇后。」女父曰：「嫁當奈何？」便謂詣女夫家語：「王使我索此女。」道遠，三年乃到，云：「卿已取王者至尊，卿不宜惜也，當時與王。」此夫是優婆塞，自思念：「人以財色危身，若不與者，或能治人。」便以婦與使者。去還到白王，王見大歡喜，即拜為皇后。得好華便悲啼，王問：「何故啼？」后曰：「王赦我罪當說耳！」王曰：「為說。」后曰：「此正似我前夫香，以故啼耳！」王恚曰：「汝為天下之母，故復念貧賤？汝是老嫗，當應治之。」旨遣使者往錄其故夫知為香不，「若不香者，故當治之。」使者往問其家人，家人曰：「此賢者失婦已，便報父母，行作沙門得阿羅漢道。」使者詣佛國中，語言：「王欲見供養道人。」道人曰：「我亦無所有，復見我為？」使白言：「王欲供養道人。」道人隨使去到白王，王見道人，道人身香甚於蓮華。王曰：「此人以香塗身。」但作熱湯浴之，香又更甚，復以繒其身，其身香轉倍。王乃信之，問：「道人何緣得香乃爾，願見告示！」道人語王：「吾前世時為婆羅門，行遙見人說經，我叉手歡喜一心稱讚菩薩，兼以少香燒以供養，故令得福遂至道果。」

（四二）

昔有父子二人共居，入山斫林，泉水有黃金，子便歸求父索分，言：「我不用餘物，物盡與父，惟與我車牛一具、米二斛、荻斫各一枚。」父不聽之。數諫不止，父便與之，言：「汝莫復來歸！」子便入山掘泉水中金，日日終不能得。父便共相將往視之，觀如是金，仰視山頭邊有金若山，影現水中，便上山以大木幢墮金於地。父語兒：「求之法當云何？但掘水，何時當得？子不曉求金者，唯人不持五戒，但逐聽色聲，人身豈復可還得也！」父者，唯如黠之求金者，觀如本末時，持佛五戒加行十善生天，人身世世不失，後得佛道果。

（四三）

昔天帝釋與第七梵天親善。時梵天下至忉利天上共戲，釋愁不樂，梵天問釋：「何以不樂？」釋曰：「卿見我天上人轉希不？下方人無復作善者，皆入惡道中，無復生上者，天人下生人間轉復不還，我故愁耳！」梵天語釋：「卿便死化作一師子極令威勢，我當化作婆羅門，共下到閻浮提，教授天下使為善，為善死皆生天。」便各隨所化下到一國。師子在城門中言：「我欲得人噉。」國人見之無不惶怖，叩頭求哀，終不肯去。化婆羅門語國人言：「此師子惡，與罪人應死者三十人，自當去也！」王便出獄囚應死者三十人與師子，師子得人驅著前去到深山中。未噉之頃化天語諸人：「卿等能持五戒、念十善道，身口意相應者，此師子便不噉人。」諸人言：「我等當死，此何足言？能持耳。」便從化人受戒，師子便不噉。師子言：「置令去。雖爾我知汝心，若不持佛五戒者，我故當噉汝。」爾三十人還國，國人見皆驚，問曰：「卿那得還耶？」答曰：「有一人教我等受佛五戒，師子便不復噉我，故我得來歸耳！」師子復住城門中，國人大惶怖，皆從三十人受五戒，師子便去，復到一國，如是周遍八萬諸國，皆使為善，死者生天，天上更大樂豐盛饒人。菩薩方便度人如是，自到作佛。佛語阿難：「釋天化師子者，我身是也，梵天化作婆羅門者，今迦葉是也。爾時助我化度天下人，使我得佛，我故與並坐，報爾時恩。」

（四四）

昔迦葉佛時，有王名拘旬尼，為佛建立精舍滿事之。王第七女前事梵志後信事佛，梵志惡之字為僧婢。王有十夢怪而問之。梵志思夢欲陷此女，語王言：「得最愛女焚燒祠天乃吉。」王甚不樂。女問王曰：「何以不樂？」王說如是，女曰：「燒吉者我分當之！」問：「幾日當祠？」梵志言：「後七日。」女白王：「雖當死，願聽詣佛所，使城南人盡送我出。」便勅送之。女將至佛所，說法盡，得見法。日一方送，城四方面人悉見諦。復求在城中人送，亦如是。六日求王及宮中官屬送之，佛為說法，悉皆見諦。王乃知梵志欺詐，語梵志：「汝幾誤殺我女，汝不為佛作沙門，當出國去。」梵志不知所至，不得已悉詣佛作沙門，後得阿羅漢果。
眾經撰雜譬喻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 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